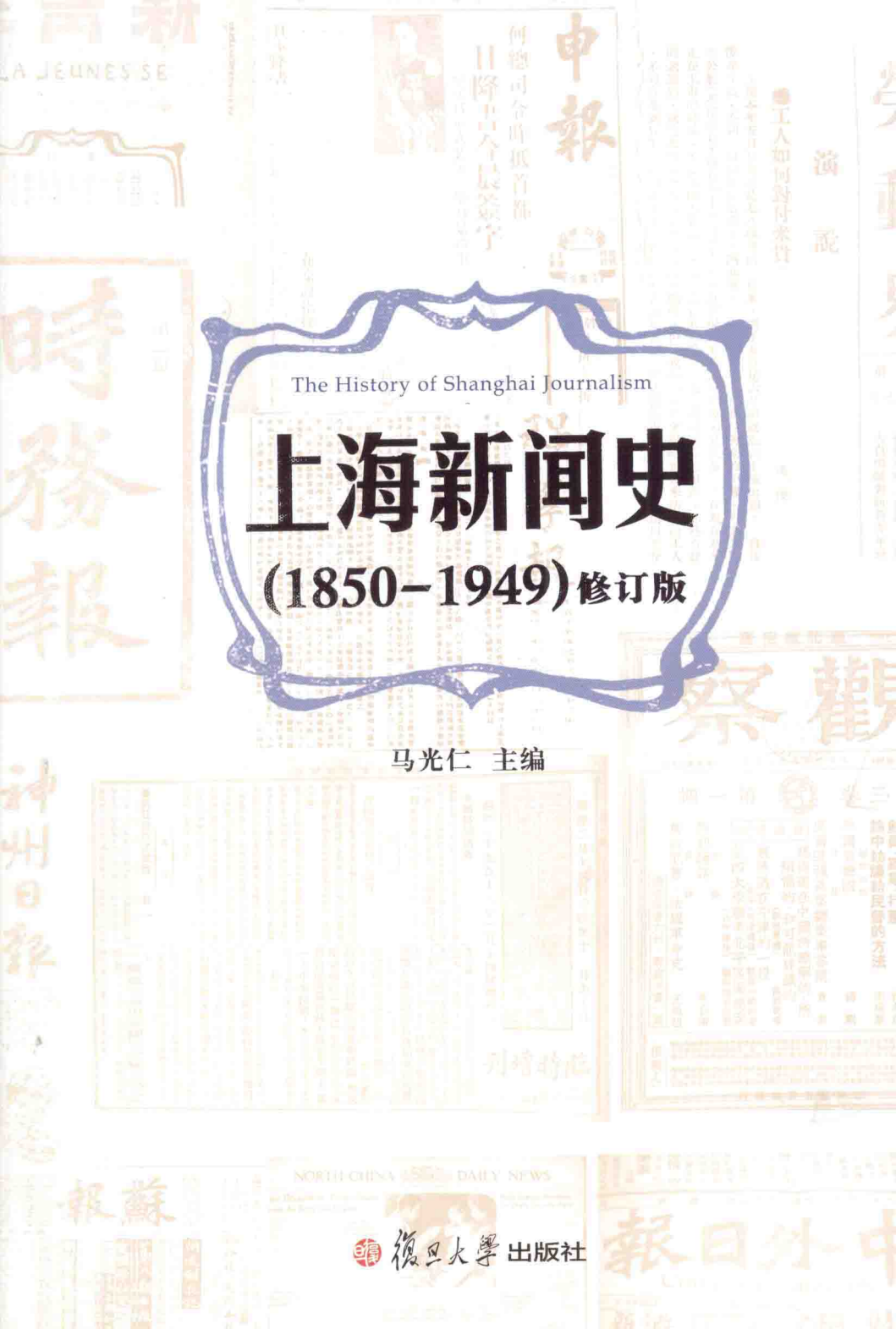




工人如何對待索賄

演說

申報

何總司令抵首飾

日降書八千最繁字



A JEUNESSE

時務報

神州日報

蘇報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Journalism

上海新聞史

(1850-1949) 修订版

马光仁 主编

NORTH CHINA DAILY NEWS



復旦大學出版社

報日外中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Journalism

上海新闻史

(1850-1949) 修订版

马光仁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新闻史(1850—1949)/马光仁主编.—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4
ISBN 978-7-309-10416-5

I. 上… II. 马… III. 新闻事业史-上海市-1850~1949 IV. G21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3969号

上海新闻史(1850—1949)(修订版)

马光仁 主编

责任编辑/黄文杰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36.75 字数 726 千

2014年4月第2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0416-5/G·1276

定价: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纂者

马光仁 陈镐汶 秦绍德 黄 瑚

朱敏彦 沈 志 蒋金戈

序

宁树藩

第一本上海新闻史著作,是79年前(1917)出版的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约一万三千字。该稿记述了自《申报》创办至民初40余年来报纸的变迁沿革,提供了不少有益史料。其首创之功,为世所重。惜其所述只限于中文大报,起讫时间也短。有些部分所依据的只是个人经验和印象,不尽可靠。如认为中文报纸,上海以《申报》为最先;《申报》之后,以《新闻报》为最早,显然不合事实。18年后(1935),胡道静的《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的日报》、《上海的定期刊物》三稿联袂问世,共10万多字。它们是在进行了相当认真的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前一本清晰地揭示了上海报业自1850年至20世纪30年代初80余年曲折的发展历程,其内容涵盖了中外文多种报纸、期刊,并扩大到报纸法律、新闻团体、新闻教育、报学研究组织等方面。后两本列表分条简介了七百数十种中外文各类报纸、期刊的基本情况,对三十多种有重要影响的报纸作了较详细的评述,这是上海新闻史研究

工作的重大收获。可是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这部称为“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著作,所写的只是报纸和期刊的历史,对于通讯社和电讯广播只是附带道及,未作申述。此外,报刊内容虽详,而中国共产党所主办部分,却付阙如。时光再逝去57年,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于1992年破土而出,全书十六万九千字。该书以新的观点,新的思路,对上海近百年来新闻事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论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史料扎实,新意纷呈,为上海新闻史研究工作作了不少重要开拓。可是,正如书名所表明的那样,该书写作范围也只限于报刊。作者还在《导论》中说明:“系统地描述近代上海报刊的历史,不是本文的任务。”就是说有些问题即使重要,该书不拟涉及。事实确是如此,该书仍然不是一部全面系统的上海新闻史著作。现在,短短四年之后,当看到摆在我前面的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书稿时,兴奋地意识到久久盼望的这样的著作终于诞生了。

这是一部洋洋七十余万言的大著,它和以往同类著作一大不同之处,就在它并没有把注意力局限于新闻事业和新闻活动的某些领域、某些方面,而是将上海地域内所出现的整个新闻现象都纳入自己的考察视野。在我对书稿一章章一节节翻阅之际,很快被那无比丰富的内容所深深吸引。很多我们很想了解却不见于其他有关论著的上海新闻事业的历史知识,可以在这里找到较为满意的说明。一定意义上可说,它是一部上海新闻史的百科全书。我对本书还有很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它非常注重系统知识的提供。这不单是指全书所反映的历史系统性,更多的是说明它对一些新闻现象的发端、演

化全过程的陈述,这和过去有些新闻史著作“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例如,对于人们较少注意的通讯社,本书按历史发展状况,在不同的章节中,有8处作了专门介绍,读者在这里看到了外国的、中国民办的、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的各类通讯社在上海的兴衰起伏经历,把这些材料连接起来,就是一部上海通讯社简史。其他如广播电台、新闻团体、新闻出版法、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与论著等,情况也都类似。这种历史知识的系统性,体现于全书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上海新闻史》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上海新闻史”。

要做到这些,须作多方面努力。对于我们这些解放后参加新闻史研究工作的人来说,确存在个思想解放问题。回忆我在50年代中期从事中国新闻史教研工作时,所讲的中国现代新闻史,实为中国共产党报刊史,更准确地说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历史(这是向苏联学的,当时的苏联新闻史的教材,讲的几乎全是《火星报》、《真理报》的历史)。所着重阐述的是中共党报和党影响下的某些报刊进行政治思想斗争的经历。至于反动报刊、资产阶级报刊,那只有在批判需要时才予提及。像本书这样整节整节地讲述资产阶级报刊、国民党反动报刊、敌伪报刊,那是难以想象的。消闲性小报也在排斥之列。记得50年代,我曾在京沪的书摊上廉价购得若干份这类小报。不意我们学校反浪费展览会上,竟把它们作为典型材料予以曝光。还有,当时中国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是环绕政治思想斗争这条主线展开的,历史上的新闻事实,被分解为众多的零碎材料,用以构成政治思想斗争这个系统,而新闻事业本身却

没有自己的系统。严格地说,这样写出的实为政治思想史,而不是本来意义的新闻史。那么,是不是要在新闻史写作中排斥政治思想斗争呢?决不是这样,你看,这本《上海新闻史》对政治思想斗争不是作了广泛反映吗?问题在于它不是唯一的内容,而且位子要摆正,在本学科中它不是主线,主从关系不应颠倒。种种情况表明:本书是新闻史学界思想解放的一大成果。今天,我国新闻学界,像过去那样的思想禁锢状态已不多见,但仍有很多有关问题值得深思。

写历史,应当有扎实的史料基础,单凭思想解放也未必能写出高质量的作品。本书涵盖面非常大,所涉及的问题至多,但却写得踏踏实实,原原本本,具体细致,如临其境。其新史料的广泛引用,更为一般同类论著所不及。例如,关于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中国人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一般著作只说有《西国近事汇编》、《飞影阁画报》和《海上奇书》等3种,而本书却提出,除此之外尚有《纪闻类编》、《华洋日报》、《中西文报》、《告白日报》、《公报》等8种。又如,关于美国米苏里新闻学院首任院长威廉(Walter Williams)来上海访问,一般著作中只提及1921年末那1次,而本书所介绍的却有4次之多。类似的新材料差不多在各个章节中都有发现。本书在史料工作上所作的巨大努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谁都不会否认,可是要真正付出艰苦的劳动,对它进行十几年、几十年的发掘、整理与积累工作,则不是每个人所能做到。那种浮光掠影之作,那种凭点滴材料写大篇章、从片面材料中下全面论断的现象,并非偶见。深感本书的成就,得来匪易,弥足珍贵。

编写新闻史,经常碰到的一大病状,就是孤立地看待新闻现象,把新闻史写成用时间线条连接起来的一个个报刊介绍。所讲发展变化,也成为一种脱离矛盾制约关系的机械运动,平淡死板,了无生气。本书则不然。它把新闻现象作为充满矛盾并与社会有着多种制约关系的统一体来对待,新闻史就是表述这种矛盾运动的历史。这样,本书对于上海新闻事业,一方面在总体上多视角地,揭示其发展趋向之展现、阶段性之呈露、格局之变动、全国报业中心之形成、各种新闻影响之消长等问题,引导读者进入一个气象万千的新闻宏观世界。另外,更多的是在微观上,展现各样新闻现象演化的轨迹,显示它们之间的联系、碰撞、分分合合那种生机勃勃的情景,读来引人入胜。当然,这不是说,本书对此已写得完美无缺,所作种种陈述,都已成定见,不容讨论;而是旨在说明,本书在写作(也是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所作努力,是收到了明显成效的。大家如能集思广益,使其更加完善起来,那更是一件大好事。

本书的出版,是中国新闻史学界一大收获,它所受到的欢迎是可以预期的。对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它也提供了良好的借鉴。而对上海新闻史的研究来说,将是一更为有力更为直接的推动。首先想到的是,既然这部工作量巨大的解放前部分已经出版,解放后部分的编写工作自然就成为一迫切任务了。人们期待着这样一部上海新闻史在不久的将来问世。

就解放前部分而论,需要做的事仍然很多。本书所已笔耕过的各个领域,还有待人继续耕耘下去。不过,由于有了新的起点,对研究工作的要求就更高了。我想,是否可以借此机

会全面思考一下,我们过去的研究工作,还存在哪些薄弱环节? 还有哪些空白点? 今后应从哪些方面迈开研究工作的步伐? 研究方法上也可作些新的尝试。人们常说的比较研究法,可让其一显身手。近有人运用传播学思路与方法来研究上海近代报刊,引人注目。史料方面,其丰富的资源远未得到很好开发。从收藏情况看,上海图书馆所保存的上海报纸期刊之丰富,全国无与伦比,但所缺仍然繁多。例如,一批颇为珍贵的在上海出版的早期外文报刊,一直收存于大英图书馆而为上海所未见,迄今未被利用。至于只知其名未见原件的报纸书刊,那就更多。好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条件比过去是大大改善了。

近年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的报史研究积极开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知,一部精心写作的《申报》史即将与读者见面。《上海新闻志》的编写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92年我在给《上海近代报刊史论》一书写序时,就曾预感到上海新闻史研究的“一个百花争艳”的季节即将临近,现在这样的季节不是已在降临而且百花将会愈开愈艳吗?!

1996年3月10日于复旦大学

前 言

本书是全面系统论述上海近现代新闻事业产生、发展与变化历史的著作。

上海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中国近代,在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也十分活跃,因此推动了上海新闻事业的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新闻中心。据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统计,该楼所藏解放前中国出版的报纸共4 000多种,其中上海出版的有1 800多种。上海创办的各类杂志,在全国出版的期刊中,所占的比重也是很大的。所以,有人把上海称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半壁江山。

上海新闻事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更表现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它一直走在全国的前边,起着领头羊的作用。诸如,报刊从舶来品向中国化的发展;从政论报刊向政党报刊的转变;通讯社、广播电台、完整意义的新闻教育等,都首创于上海;吸收和借鉴外国报刊业务和经营管理经验,引进国

外的先进技术,更新设备,上海都走在全国的前头;上海新闻界与各国同行的交往最为频繁,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上海新闻学的研究开展得最早,成绩最佳等。上述这些,不仅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辐射作用也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发展规律,对推动当前新闻改革是有积极意义的。

上海是旧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帝国主义很早侵占了上海,并建立了国内最大的租界,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颇为强大,西方在上海设立的各种新闻机构最多,影响也最大。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上海的新闻事业也由此而染上更为浓重的殖民地色彩。另一方面,中国的历代统治阶级对舆论宣传十分注意,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在上海也有十分浓厚的表现。中国社会的各种势力也都插手上海的新闻宣传,中国的私营报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在夹缝中挣扎,求生存,求发展,其艰难程度是可以想象的。研究上海近现代新闻史,可以更深刻地认识旧中国新闻事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

上海又是旧中国进步新闻事业的活动中心。上海是旧中国统治阶级多元统治的地区,有华界、有租界,而租界又被不同帝国主义占领着,中国人可以利用他们管理上的差异,开展各种活动,因而上海又成为进步人士、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宣传革命理论、传播进步思想的活跃地区。中国近现代史上两次思想启蒙运动发源于上海,就是典型事例。民主思想运动推动了进步报刊的创办,而报刊宣传又是扩大民主思想

运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上海又成为进步革命报刊的出版中心,并能较长时间保持住阵地。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共产党人及其他爱国民主进步人士的报刊活动,无不如此。上海是旧中国革命舆论中心地区之一。研究这些报刊的斗争情况,探讨办报特点,总结宣传经验,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民主报刊传统,是很有意义的。

上海新闻事业的发展,历来是中国新闻学家注重研究的地区之一,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这些成果大都是以全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为研究范围,上海仅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专门全面系统论述上海新闻事业史的著作尚缺。这与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新闻事业中心的地位极不相称。为此,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把《上海新闻史》列为科研重点之一。1992年这一课题又被批准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

以往研究上海新闻史的成果,为我们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同时对我们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努力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研究工作。上海是全国的上海。研究上海新闻事业史,就要注意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形态对它的影响,及同全国各地新闻事业之间的关系等。然而,上海又是具有明显个性的国际大都市,上海新闻事业的发展,又有其自身的轨迹和特点。因此,对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如阶段如何划分,重点问题如何确定,上海对外对内的关系等,只能从上海新闻事业发展的客观实际来确定,而不应简单地在全国新闻事业通史的框架内,填进上海的内容。首先,翔实占有史料,对所论述的每个问题,都力求查阅第一手资料,言必有

证;其次,从上海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实际出发,不带框框,不人云亦云,力求全面客观地论述上海新闻事业发展的状况,对以往研究中的空缺、难点、禁区等,都努力涉及,力争有所开拓,有所补正;第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对上海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各类问题,都认真对待,仔细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已往的研究成果,不轻易否定,也不盲从,对无定论的问题,从已掌握的材料出发,加以客观的比较分析,给予判断,对实在难以下判断的问题,待今后继续研究,切忌主观武断;第四,对上海新闻事业中的各类报刊、人物、事件、重大宣传活动的功与过、是与非,力求客观,不采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的态度等。

“要坐板凳十年冷,不写文章一句空”,这是对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生动写照。我们也深有体会。我们虽不敢自命“不写文章一句空”,但每个人坐了多年的冷板凳,确实是真的,十年,二十年,甚至更多。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上海新闻史》一书,就是我们坐冷板凳所得的一点回报。应当指出,我们参加撰稿的同志,多数从事过中国新闻史的教学工作,因教学需要对上海新闻事业发展情况,也作过一般性的了解,皆非研究有素。我们怀着为开展地方新闻史研究,作一点探索的心情,撰写了本书。由于撰写者学识所限,本书肯定存在着许多不足,甚至错误,我们衷心地期待着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书是集体研究的成果。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把《上海新闻史》列为重点课题,新闻史研究室同志全力以赴,投入前期准备工作。由于人事变动较大,1992年重新组织了编

纂小组,集体讨论拟定了纲目。具体执笔者为:第一至第四章陈镐汶,第五、六、八、十、十一章马光仁,第七章秦绍德、马光仁,第九章黄瑚(其中第七节由马光仁执笔)。全书稿的修改审定、图片编选、大事纪要,均由马光仁负责。施东参加了后期工作。最后请高若海作了文字润色。需要说明的是,陈镐汶是长期从事上海新闻史研究的老同志,对清末上海报刊史的研究尤深,他分工撰写了第一至四章。对文中的有关问题,除根据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资助评委会及专家“审读”意见进行修改外,尽量反映他的研究成果和心得。

在本书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关心和帮助。从确定课题、撰稿,到出版的全过程中,龚心瀚同志一直十分关心和支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宁树藩教授,也给予很大的关心和帮助,在编纂过程中,我们遇到难题向他请教,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丁淦林教授、徐培汀教授,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负责人宋军同志等,都给予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吸收了国内外有关上海新闻史的研究成果,充分利用近期国内同行的研究成果。我们还得到了上海社科院和新闻研究所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得到了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及历史研究所资料室、复旦大学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致意!

马光仁

1996年1月

再版前言

《上海新闻史(1850—1949)》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项目,完成初稿后,于1995年申请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获准。1996年10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新闻史(1850—1949)》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厚爱。《人民日报》、《文汇报》、《新闻大学》、《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年鉴》、《上海新闻志》、《上海社科规划通讯》、《社会科学报》、《上海新书目》等报刊载文介绍和评述。特别是中国新闻史学术界权威人士给予鼓励和肯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宁树藩教授,1997年在《新闻记者》撰文指出:《上海新闻史》是上海新闻事业史的“百科全书”、“中国新闻史学界思想解放的一大成果”。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教授,1998年在总结五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报告中,讲到地方新闻史志研究情况时,说“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地方性新闻史专著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1850—

1949)》”,“是地区新闻史中的鸿篇巨著”,“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的一大收获”,“对地方新闻史的编写,提供了良好借鉴”。2002年新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赵玉明教授,在学术报告中也说,《上海新闻史(1850—1949)》“堪称地方新闻史研究的大手笔”,“学术力作”。1997年本书荣获上海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著作特等奖,1998年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

《上海新闻史(1850—1949)》出版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来电,除给予积极肯定外,也指出存在的问题乃至错误。如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控制的《申报》、《新闻报》成立的董事会的董事是11人,而不是13人等。由于本人还在进行《上海当代新闻史》、《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等项目,无时间和精力对《上海新闻史(1850—1949)》进行系统检查。2011年我在美国探亲期间,同高若海先生联系时,他建议《上海新闻史(1850—1949)》再版,我十分赞成,可以借此将书中的差错作全面系统的检查和修正。有的读者要求购书,无法满足。记得2007年中国新闻史学会在复旦大学举办第三次新闻史志学术研讨会期间,有位年轻研究者对我说,《上海新闻史(1850—1949)》买不到,只好全书复印。我将读者的要求反映给出版社。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新闻中心,学术界称之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半壁河山。一本新闻史著作虽被专家称为“百科全书”,但也不可能反映近代上海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貌,近代上海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貌更不是一次研究所能完成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又发现了许多新闻史料,有的甚为珍贵。本人